

明文海卷三百六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九十七

序事

枕戈集叙 沈懋孝

昔在譚司馬集上見一幕客韓生者挾混元毬如斗大
自言每于風沙冥晦之夕能帶神符騰風以去至敵中
穹廬毳帳上從半空發毬而下則敵駭神威辟易相蹂
踐故司馬在鎮者六年神砲特有名將常遠遁不敢南

下牧其馬蓋敵中不生硝磺出塞外禁甚肅即有
叛人如中行說之屬或教為之然終不能發机豈非中
國長技天所以限中外者哉乃若日本之佛机火箭與
我共長技然在洋中船次銅鉄之器發机為難則彼此
長便亦共之余見俞盱江摠戎言倭舟將入口爭隘之
際亦如使竹毬為捷毬若小升豆以楮葉封之數重如
歲時之響炮焉遇倭舟至巨艦圍其外火箭射其樁手
投竹毬無數繼以小磁盛裹膏油亦裸投佐之膏火相
相熾倭舟不須臾立盡也言以此法累獲奇捷余喜而

記之未明其効今觀李將軍所創竹火器數十種言其
用于外洋船次易舉易發甚易辨便所名枕戈集者名于
時蓋與俞大將軍之言若合符然洵哉其不我欺也昔
田單以千火牛收復七十餘城周瑜以荻舟百餘破曹
瞞八十萬于赤壁下令者竹將軍動于上竹龍竹虎之
屬佐攻于下倘于諸葛木牛流馬巧製同功將今日所
以制敵破倭者必有全筭焉孫子之書特著火攻一書
倘此書可以獻樞符之府亦京營神樞之一籌云

摩崖抄序

瞿九思

豐城隆宇熊公為吾旁近邑令既三年公所以令松滋
狀異甚松滋人所德愛令公狀亦異甚聞平居計無所
出則相與聚族謀、欲中國而置令公利必周廣可數
里許約可容數千人可東西南北四面至用歲時祝釐
公而其後公稍、聞大怒罵謂有令甲在若等何得為
尔已又有欲為治行錄粗記載今一二大事識者曰設
如此則是康誥別播敷造民大譽禔屬有罪今天下此
道屬濫觴矣有司一不戒慮有他則以已風旨毆一國
人殆如醉如狂妄造作而為此比令去即不令海壑有

取以覆甕瓠耳吾令賢吾等即茫昧甚奈何以此舉相
累則相與吐嗟太息若計畫無復之矣久之則有創為
議而大號於國中者曰令公治行天下第一如公治行
度必得龍門公蘭臺令載筆乃足可垂萬世頌龍門蘭
臺遠在千載上吾安可猝得_吾又蠢愚吾不能辨文辭
且吾又安可文吾令公絕真誠愛我無文章吾念吾安
忍以浮華報吾令吾國多大山岨穴間多懸崖大石壁
我自為計吾不如人入大山中人索一片石各以已意
謬記載公偉績其上令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其

字吾亦不必往造請程孟孺詹叔正李如真戴揚水吾
即用吾儕小人字此兩者愈朴魯愈無文則事愈信意
愈篤傳愈久令千秋百世後朗月青天中顧見崖所紀
載即顧見公顧見公即顧見吾心腹腎腸字在此即吾
儕心腹腎腸亦在此吾不過從語言文字點畫形象間
即吾幸與令相隨屬為一體顧不美哉于是國老父幼
子童孫顧視令活狀有事在國東隅幸蒙被令德澤深
厚者即走詣東某山某山紀載有事在國西隅幸蒙被
令德澤深厚者即走詣西某山某山紀載有事在國南

隅幸蒙被令德澤深厚者即走詣南某山某山紀載有
事在國北隅幸蒙被令德澤深厚者即走詣北某山某
山紀載至今公德澤在一國不可以東西南北名者即
選取國名山大石壁倣宛委岫嵒磨崖法用蝌蚪或三
十六蟲魚篆籀体高鐫勒懸崖峭壁間滇大理點蒼山
其山頭小卷石即僅一徑寸許如豆亦必具點蒼山洱
海全形体隱顯明白吾輩謳思吟咏設有小詩歌則請
取山頭徑寸許小卷石分紀之且松滋地宜松多大松
其鬱青葱長數十丈大數十圍者所在山多有之吾欲

明一海
卷三十一
令松在是即公偉績亦在是松故後雕更萬古不毀折
是吾與吾令與大石壁與長松更萬古得常相傍相守
此豈與覆瓿書可什一比量哉居久之則又有嘔唾噓
歎潛然泣下者慮風雨冰雪百歲後此摩崖碑或石剝
落或字摩滅不可讀則又攀蘿捫葛上最高峯頂從石
壁間手自抄援梓人為摹本為木刻欲以傳天下今既
幸成帙矣蔡子汝濬高子如斗張子鸞翼俱松滋名藝
苑家乃曰緣余門人帥生正李生在門倪生之經余族
子年偕國父老詹人遜夏人來聘王人用賓王人大賓

輩以通國相鄉長老先生若茂才異苛書惠遺我請一言
會余病痺業伏在牀膏久庭戶間蒼蘚碧不宜有貴人
車向吾適不幸疾且革松滋侍御金公凡兩過從余謂
必欲索予一晤不去吾強令兩童子扶掖見而金公亦
竟無它語言第言吾邑令貞介絕俗通敏若神絕愷悌
如父母我國家二百年来始幸一覩見之先生素愛國
願先生留意遂去其後公之子余門人星耀者復三四
顯使以余前序請門人張生崇善邢生偉李生光宇書
來又謂桐城侍御冲寰方公魯岳方公潜山賓岳徐公

明文海 卷三十一
皆有序意在必欲得不佞一語夫金公頃巡察貴竹時
有某官某者故通苗相表裏為方慝意巨測西南半壁
地第知有此豪逆業不復知有明天子前臺省諸使者
心憚之莫敢發公至輒首先按劾不旬朔某子父已捕
得令收繫牢戶趣上書北闕請坐論如法其人睥睨俯
仰專養藏材官劍客亡命大使如古所謂高漸離荆卿
軹深井里人之屬欲以有為此豪逆啣公甚欲得而甘
心焉公自貴州來行萬里日未嘗一再親七筋就榻比
入楚乃然後加一食也其風裁威望毫不可干以私乃

如此故事侍御史擁笏繡行天下所過得用風聞劾舉
所在郡國大吏金公既信愛公即手自削牘且上書推
轂令即旦且報可暮上書推轂令即暮且報可頃天子
所行事日益神聖殊異即或用侍御言一日輒大奇拜
令使與卓太傅齊寺何不可者乃安所復用不佞且方
公徐公皆方今貴官名世又安在用不佞為以余揆之
松滋人或見謂金公產同邑于松滋則鄉人方公徐公
產同郡于松滋則國人獨余不佞產楚于松滋則號稱
異邦人鄉國人親異邦人踈渠必欲得不佞語豈果謂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七
余言無毀譽差足可信後世毋亦謂得一鄉言不如得一國言得一國言不如得異邦言然余謂此殊不必然松滋人既前謂文不必出龍門蘭臺字不必出孟孺叔正第獨取悃悞無文章與公千百世相傍相守則此摩崖碑即已若韓昌黎所謂蚪蚪拳身薤倒披鳶漂鳳泊拏虎螭余猶病其近華又安在其必過都越國而必欲造請我旦暮人易箒之一言為哉

張氏紀畧序

湯顯祖

晉人有言比來離別常數日作惡余為寬言之曰生別

猶可死別何若年過耳順愈不喜逆戒客幸無以悲傷事相聞即世間悲傷文字亦不必見也何也其叙述世家坎坷流連乃至若數冬而不覩一春恒夜而不經一旦者固却無視、亦不竟早衰恐神傷也屬者客乃以崑山張元長所志六世以來行畧見示則有不忍不視視而不忍不竟者竟而去之去之而復在几閣間悱惻慨嘆一月而神弗怡客曰夙若某若某者皆嘗述其世家以煩子目未見子不响然而艷也讀張氏畧而泣然傷之太比于人情與余解之曰固也吾六世人耳世之

所喜吾得不喜世之所悲吾得不悲且彼其家男子而世纓組婦女而世禕翟外內休融壽考咸遂何德而至斯張之世德詎遠于斯與何久瘁而不豔也客曰何如曰其六世祖道瑾起于贅壻立而與婦願歸孝弟力田以有其子德聲為縣從事輒自免自領賦萬石以休其同人迂騎而避少婦之涉者歲晚則與婦方浣棊紉緼以衣里中筑孺廣糜餌以飼囚有德者矣而子諸生唐文乃二十二歲而歿且歿衣冠強起坐使画工傳之曰後人庶知吾齋志以沒乎妻為盧節婦也撫其子抑甫

六歲時秋夜起見月華雲成五色蔽天呼母盧起視驚喜令兒整襟肅拜見短髮蕭蕭印月下慟欲絕為述亡考讀書時事相抱痛哭而雲中雁聲裂然嗟予聞此而有不泣然者情耶抑甫為諸生已復棄去而其婦晉孺人歲祭掃必戒必泣曰先姑有言兒孫奉養有盡但綠楊紙錢年々如故則兒家之祥也至抑甫有子諸生宗翰能文章有當世之志幸乃五十二而貢于鄉矣終六十二而不受一命之榮婦季行年八十矣而為其子食貧緝纊不能自休以沒此豈不足悲乎生子也才如元

明文海 卷三百六
長發舒五世之鬱伊將是焉在而為諸生且五十年竟以病廢至云母子之間徒以聲相聞者十四年母病時以手按母肌肉消滅含泣大恐而母夫人猶喘、好語曰恨兒不見吾面猶未有死理也斯語也聞之而不亦悲乎天下有目者皆欲與元長目不可得矣有子鐵兒而殤有女孝仲秀慧端婉曉書傳大義所謂閨閣中鍾子期也為孟家婦幾年而復殤天之困元長也不愈悲乎凡此數端者客以為何如也客曰若然誠悲矣安知前所云世家者之先容愈張氏而張氏後乃終不如

前數世家耶夫冬之必有春而夜之必有旦亦天道也予為嘻然久之曰固也語不云乎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元長且置無悲需諸季之後幸乃如客言可也

劉忠烈祠序 董應舉

嗚乎天地古今生民之變至元極矣其時忠臣義士奮死于萬不可為之秋與國俱盡者蓋亦可指數如吾郡福清之劉招撫林空齋之夫婦兄妹尤其特者當招撫與空齋首義時元已盡取天下又取閩食其七獨汀未下耳文丞相自汀奔龍巖招撫以汀幕歸時豈有一成

一旅足自奮者哉興化雖復福金淮兵之謀不克僅一福清衣冠遺子遽開義局雖三尺童子知其無成而招撫空齋計必為之以一彈丸地當天下之全以敗魂累息迎風欲仆之殘喘鼓而與如雷如霆之鐵騎敵雖明知其無成猶願與國俱盡嗚乎其亦可悲也已矣議者以其倉皇舉事方試輒敗為譏嗚乎此其所以為難與夫卽墨存齊猶云以邑敵國祿山河北之師不能半于峻都而張許睢陽視招撫空齋當日所處何如者睢陽不能不敗而欲責招撫乎傳稱招撫兵敗于瓜山虎匿

空齋盛服坐堂上嚙指血書壁而死招撫夫人林氏猶抗辭以張其兄不憚赤族獨招撫輾轉走匿欲道海不得乃自經歿嗚乎此其志豈但已耶夫國亡而起義居辱而圖死雖少知忠義者能之然必勢有可為力有可施智有可效不然時或有可乘在百之一千之一萬之一而猶有可冀者未有萬、無可冀而為之也萬、無可冀而猶為之所謂不戴天不履地暝萬世而不顧者也人臣所難正在此耳若度勢審力而後舉事、不敗而後為或敗而猶有萬一冀姑嘗試焉斯亦無難者矣

予觀招撫空齋所成就不能如即墨存齊如睢陽之遮唐半壁而氣則蕪之直不知田武安張睢陽諸公當招撫時更何作用耳然使同時督府參佐如吳尚書浚陳大著俞謝秘書杞寺人、如招撫雖不能成功而在、起義轉相犄角或可緩岷山旦夕之命亦未可知也嗚乎此其所以為招撫歟論者不究其心而輒責其敗退之所謂自比于亂賊設淫辭而助之攻者吾故表而出之使為臣子者雖當萬、無可為之時不可不存招撫之心毋輒虞敗而自止焉可也

跋孫尚書仲益尺牘七條

馮夢禎

嘗過震澤僧寺見有孫尚書覲仲益手牘數條石刻大似大蘇公書因徘徊其下久之今用卿所示手牘七條與石刻書法無二雜之書帖中不能辨也帖中語及東坡先生者一而與德固者半其自守之正為人之厚彷彿可見不獨尺牘之工書法法之妙也首二帖多戰筆似晚年書聞之毘陵人士尚書寔大蘇公遺體孫老得公棄婢而生尚書畏時禁不能自明而詳其顛末于家乘則尚書、法其淵源蓋有自矣

書陳穉登交情始末 陳繼儒

無錫陳穉登之亡也栢潭孫公涇陽顧公狀而志之而唐元徵董元宰王辰玉皆各為之傳其子藝之又以穉登遺書訣余、更白練衣為位而拜啓其書淚浹于睫而不能讀也嗚乎痛哉初穉登入南雍新都許相國為祭酒新建張相國為司業一時所賞識傾天下知名之士而獨愛重穉登與吾亡友徐長孺長孺歸而謂余南中有大儒及奇男子各一人則武進徐傲茲涇上陳穉登也徐公名宿顧心降穉登也蓋其人豪似元龍俠似

孟公推倒一世似同父余退而私志之甲申穉登走華亭訪余、方與辰玉讀書婁水而穉登亦欲謁文于弁洲太原兩王家至是始相遇甚得別去己丑余與徐長孺會葬于顧墓曰訪穉登穉登出子弟見余流連日夜鍵門不得歸迫予賦詩又屬余撰祠堂記曰導入祠中掃除靚潔肅如官府曰不肖歲時饋奠吾婦手浣鉗釜而進之一夕婦不戒于鼠而不肖禮必以味爽上食婦倉卒不能辨為易他饌不肖爾時當神主前不可以誚讓婦伏地責無狀哭不起吾婦聞之惧幾若無以自容

者累日既而出饌，余甚旨而整及余童子行則間雜酒脯枯魚麥飯以佐之余以是心知談孺人賢又知禪登之恭儉而有禮能行于妻子也自後與禪登不數見歲以書往來而一日雨中薄暮跡余于秀州之南園余門生皆以得見禪登為快禪登方從北雍下第歸俯仰黯黯既而燃燭進酒忽岸然謂余曰我遊無所遇願喜見李如松大將軍霍、膽畧有名將風顧叔時為文選恂、如書生閉門清緊不通針芥顧益卿司馬時、以酒錢寄我、得緩急人且使者言遼陽黃鬚兒皆折箭

相戒不敢犯塞上是皆長安中可喜事其餘碌、惟有埋人十丈塵耳禪登時已大醉復命浴科頭坐余榻間滾、論文史旁策國事反覆及夜半皆可喜至明日邀余送之十里外雨蓬之下採詩艸奏余一讀一笑鬚眉嗚乎孰意此日乃與禪登訣耶禪登長余七歲余多病禪登壯旺有精魄尚未衰余見人退縮而禪登賓至如歸以禪登之年與才心敞志得與當世將相及四方文章豪士酣嬉淋漓何所不樹立而落、卒不遇以歿、

又僅四十有九是可惜也穉登忠直孝友能信于里族里族無大小不之官府而之穉登一言以為鮮生平視交情最真其待王崑崙先生始終講執世誨子姪禮最謹顧司馬嘗折柬崑崙招為薊門游崑崙行別穉登置酒送之已復念其老不任遠道為掩抑泣下崑崙即時慷慨罷裝顧司馬以不能致崑崙也乃馳百金為王先生壽天下聞而咸高之今春崑崙以穉登病告余以為即病不必死未幾哭穉登訃矣又未幾且哭王先生柩矣張新建已解相印去顧司馬與涇陽兄弟皆歸卧矣

李大將軍戰沒矣曩與君南雍同游者如傲弦長孺皆先亡即許相國墓頭之艸黃且墮者又不知凡幾歲矣大抵人生如奕棋通生通死通合通離此無足怪然必局終而後國手乃見今下子方酣半道而撤非獨奕者負恨即旁觀亦為之嘆息不已嗟予穉登豈特余一人區區知己之痛而已哉幸而可以不朽吾穉登者有諸君子之志狀表傳在余特記其交道之始末以示我兩家子孫各有考焉

何仁仲奉使篇序 何喬遠

文詞之難莫難于所在而得其情山林之詞宜幽行役之詞宜感邊關之詞宜壯廊廟之詞宜麗歲在癸巳天子以西夏之功奏郊廟頌天下宣示九邊仁仲用東宮僚屬與奉詔故其詞麗以莊仁仲所宣邊在薊遼二鎮鎧甲士馬肘腋神臯天下要害處也故其詞壯以邁由二鎮歸楚返其家循魏徑鄴涉淇浮漳入于雲夢耳目之所經見故其詞感以悉家本安陸公子葳蕤藻翰好丘壑之致行則輶輪不廢于觀止則衡泌得偃于游故其詞幽以冲鳴乎仁仲茲行其所得諸詩與其行記何

諧情而協于理也當仁仲奉詔東北行時受事大宗伯過余署中其時元冥凌陰雪霜在天予與仁仲對爐炭數大醺色不能赭予慙不能出國門送別時劉之胤幾及一載天子賜劍繫帥卒憑赫斯晨御皇極門輦上午門樓見羣臣受賀獻俘耀武面縛賊付西市礎斧鑕功在夏甘周徐間臣為郎緩衣博帶安坐私家無能出一言附于凱歌銜鼓仁仲挾二蒼頭穿風霜宣威塞上車塵馬足數千里燃冰髭呵凍穎隨其所嚮莫不適夫情好之所宜古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專對四方則貴

在誦詩仁仲于茲行也使乎使乎

孤憤篇序 吳伯與

蓋楚氛之惡烈矣觸之無不斃也又自簡于彛而防其口一時橋起而爭者悉中以法余侄德望有激乎其言之即無論于其位不可謂非綱常之訓節俠之氣也無何党楚者承望其間遂縉德望于庭刑考之因嗾諸生波以偽疏而陰嘗以可貸者蓋指太史沈君典也君典固有所不平于江陵江陵欲得而甘心之耳臣不以可易已也轉而相染曰必行吾志有死無二考訊者不

能服乃下之獄置之窟室而絕其外內聲息于是食絕

薛仁錫梅骨周子北征序之補

惡物也功名之奮人也 不難以人之生命博而有之反

誼之関心也不難以已之生命博而與之與人共之

獨墮然道盡余所以有憾恨于楚也其在今也二恨釋而國士之冤雪善無近名惡無近刑是耶非耶然當江陵時荐紳以口遇禍者不必當言位也南冠者逝而幽有贈明有恤各食其報矣嗟、德望獨不得此于朝生

在誦詩仁仲于茲行也使乎使乎

孤憤篇序

吳伯與

蓋楚氛之惡烈矣觸之無不斃也又自簡于彛而防其口一時橋起而爭者悉中以法余侄德望有激乎其言之即無論于其位不可謂非綱常之訓節俠之氣也無何党楚者承望其間遂絡德望于庭刑考之因嗾諸生波以偽疏而陰嘗以可貸者蓋指太史沈君典也君典固有所不平于江陵江陵欲得而甘心之耳侄不以可易已也轉而相染曰必行吾志有死無二考訊者不

能服乃下之獄置之窟室而絕其外內聲息于是食絕且齧衣之盡不得成且飲之溺又不得死則以沙囊壓其口殺之嗚乎誰無死哉死如此慘矣夫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功名之奮人也不難以人之生命博而有之友誼之關心也不難以已之生命挈而與之眾人焚和而獨墮然道盡余所以有憾于楚也其在今也二恨釋而國士之冤雪善無近名惡無近刑是耶非耶然當江陵時荐紳以口遇禍者不必當言位也南冠者逝而幽有贈明有恤各食其報矣嗟德望獨不得此于朝生

無爵耳則在丘里可不宜有大揚推乎故在禮以歿勤
事則祀之事豈必襄國定功必襄國定功夫尸居環堵
而窈々焉欲俎而豆之非畏壘之民邪而况歿生不入
其心者邪故凡作事可法者皆在祀典臣抗言綱常說
者同聲少陽是矣以視于朋友之交當其迫而殺之也
浸假小有墜蟬生火寔多波及者殆哉臣一歿而所存
者眾臣之亡不足以喪吾存也不足以喪吾存是為常
存得其常存而存之是在丘里之俎豆之矣蓋先是撫
臺趙邑侯尹捐仁者之粟而以襄寗事悅亦以采輿論
一以表幽魂一以風節義云

書淮陰侯列傳後

陳宏緒

而佐朝議之所未及乎願我親友共廣此意而樹之祠
一以表幽魂一以風節義云

楚有張君燧讀書好奇之士也云廣南有韋土官自言
淮陰後當鐘室難作淮陰侯客某匿其三歲兒知蕭相
國素與侯厚善客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嘆
曰嗟乎冤哉淚淫々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
能匿淮陰侯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逃南粵趙陀遂作
書遣客匿兒于陀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陀養以為已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于海
壩間有鄮侯所遺之書尉陀所賜之詔勒之鼎器陳子
曰炎漢之初何多義俠哉淮陰侯客較魯朱家之匿季
布抑又有難焉者夫子房之博浪沙中誠俠士之尤也
其後劇孟郭解繼之百年之間流風餘習未泯甚矣其
多義俠與夫忠烈之歿與功高不償之臣歿而非其罪
者造物每巧為之庇其後如有明方正學嘆血殿庭族
誅者至八百四十七人而一綫之脈卒存于寧海典史
魏澤之手非獨人力也蓋亦有鬼神之助焉予嘗怪趙

陀以魁結箕踞之君長而薄粵中無足與語遇陸生迺
蹶然而起今以韋君之事觀之陀固人傑也哉獨惜淮
陰之客存藐孤而卒不顯其姓名于天壤也悲夫

明文海卷三百七

序九十八

時文

醒泉窩稿序 劉繪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學士大夫有謂今舉業無裨于吏道蔽矣夫吏倚法則
難近以俗尚通則巧宦以能二者世指為賢吏道其居
是耶及秦漢之後史傳循良自叔孫敖氏公孫子產不
下數十人大抵贊多經學儒雅也今舉業首經書義

固藝文之精奧焉括綜經旨浸漬聖術搜體遺緒撓行
微響非若辭賦歌詩猶可以騁浮艷侈枝葉也其業淳
正沉澹不詭聖賢之訓則經世理物其機何所不達哉
醒泉黃君令息政本敦愿以與良民親編戶極貧卑皆
不令畏憚而擾恭儉任恤導民疏清澮稼穡蓄蹄躐筋
角薪藁榻布欲百姓殷給而公衙待收貴穀重糶泊如
也踰年氓力本業供上興作吏治不勞條貫燦然目引
諸生論討經籍燕笑在泮息諸生以君起姚江振述明
爭樞衣願從游不去君以吏事辭乃出憲稿經義數百

篇是時謝生謹段生中選孟生養浩皆君夙所拔雋與
諸生誦習咸喜得大家鈞冶而樂其陶鑄丞程莊史田
大禮感君德化捐俸偕邑文學廣德楊萬仞平山梁盡
忠松滋謝燧銀以廣其傳焉黃君且好文指授童冠不
倦怡神翰藻騷雅書畫追逼前哲醞藉曠逸非所謂博
物君子邪故舉業有真贗得真者良矣彼法吏俗能
吏巧世得文吏而裁以經術非縮組佩印之英也哉

湯君制義引 陶望齡

文有意到有語到古之人蓋亦有意至而語未至者矣

夫瞭然於心胸之間而詞不能宣故繁而不約偏而不圓繁似博偏似奇凡博與奇者亦古人之病也而其善不在焉今之效為古詞者烏能詞哉詞者意之極而淡者詞之極也其入深者其出必淺其造端也難甚其成章也似易不知者率然而讀之未能知其工也蘇子瞻云楊雄好為艰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知之矣夫文固有似艰深而真淺易者楊子雲是也則豈無似淺易而真艰深者乎蘇子瞻是也今之為古詞者已未能病而易古人病、烏轉相易以為舉業而

陋益甚累之連牘而已未嘗寘一語焉吾何由而窺其意哉而又以為奇博為艰深噫其亦過矣宛陵湯君之於舉業其致微其入苦洗濯刻磨無粉澤脂膏之態約而能圓其意典語可謂近之矣觀者將以為淺易與以為艰深與士有蘇子當自能辨

王季重小題文字序 湯顯祖

時文字能於筆墨之外言所欲言者三人而已歸太僕之長句諸君變之緒音胡天一之奇想各有其病天下莫敢望焉以今觀王季重文字殆其四之而季重以能

為古文詞詩歌故多風人之致光色犹若可異焉大致
天之生才雖有能衆亦不獨絕至為文詞有成有不成
者三見時多慧裁識書名父師速之以傳註括帖不得
見古人縱橫浩渺之書一食其塵不復可鮮一也乃幸
為諸生因未敏達蹭蹬出沒于校試之場久之氣色漸
落何暇議尺幅之外哉二也雖有才亦視其所生之于
隱屏山川人物居室遊御鴻題高壯幽竒怪俠之事未
有覩焉神明無所練濯凶腹無所厭餘耳目既吝手足
必塞三也凡此三者皆能使人材力不已也才力頓盡

而可為悲傷者往々如是也若季重者五歲遍受五經
十歲恣為文章二十而成進士蓋一代之才也而天亦
若有以異之者太越之墟古今冠帶之國也固已受靈
氣于斯而世籍都下往來燕越間起禹穴吳山江海淮
沂東上岱宗西迤太行歸乎神都所遊目天下之股脊
喉顛處也英雄之所矚美好之所鋪成在矣於以豁心
神紆眺聽者必將鬱結乎文章而又火無專門承學之
間靈心洞脫孤遊皓杳蚤為貴公鉅人所賞聞所未聞
出見少年裘馬弓劍旂亭陌道之間頽而樂之此亦文

心之所貽佇也身復蚤達曾無諸生一日之憂名字所至贊嘆盈矚故其為文字也高廣其心神亮瀏其音節精華甚充顏色甚悅眇焉者如嶺雲之媚天霄絢焉者如紅霞之蕩林樾乍翕乍辟如崩如興不可迫視莫或殫形大有傳疏之所曾遺著錄之所未經者矣嗟夫以一代之才而絕三者之累若此不亦宜乎其為古文詞詩歌又何如也雖然才士而官業流通亦無以周世物之容而旣以當塗令高第為郎矣復抑而命青浦青浦故屠長卿所治縣也長卿旣以此出大越名天下而李

季重書來乃更以歸休讀書為懷夫季重固已讀書矣凡為若談者當亦有未盡其才之嘆耶然則天之于季重誠若有以異之無已也夫

顧九疇選義引方應祥

制義之文像題命勝譬之貌相百千萬億之人亦百千萬億其貌其中蓋有依稀肖似疑不可辨者矣天下之良工政于此用其心夫貌人之像而有一筆非其所貌者無論神不可使附非其質子不可使事非其親即欲從百千萬億之中覓一人以當吾貌吾知其雖畢世而

明文海 卷之三 五
無所得何者人固不可侂而肖也六經四子之言莫不就依稀疑似之間微懸其是與非是之辨世儒作者自命挾其偏至之才情與顛頂之名理一意駕行以為快汎涉其文似少所不似覈之實無一筆是者胥天下為溺喪之子坐令千古聖賢駢而受若教氏之餒亦可哀已九疇之共余攻苦此道也具已行之帙舉世所為鼓歎而舞之者幾乎子墨之不勝孰是于是與非是之間挾良工所用其心之微者兩人未嘗不相視而愾予懷之眇也夫天下事各有常而不可易劃然東西南北之

各為位而不相濫此夫人而知之也試指一毫之端以為其中間四邊之差池可使東西南北易面不可遽能了然于心而又了然于口與手者此其人必非常之人也由是以觀乃知才情必稟仰其權輿名理必有司其橐籥彼一切逆駕以為快者窮于魑魅魍魎之無所施其伎不得不反而精其辨于似是而非是之依希然則九疇之于斯帙也所為德于天下孝子慈孫春秋霜兩彤嚶之感誠不鮮其居所共余所忼慨指畫天下之事端夫亦穎見于此矣

莊尚之北遊草引 方應祥

文章之道節度淺深之所至莫不各馮其光與澤以為
候澤者精之所茹也光者神之所迸也人之生也四肢
百骸搃之灌輸于一氣之津潤以能和柔其骨節而通
理于動息其焄熹悽愴發揚昭著于空與形之互相為
摩盪執途之子而問之至于聖人無以異也乃其中節
度淺深之懸別極于霄壤而不可算數所揖受于天地
萬物之精神有至有不至焉耳故曰文有可為而不可
為此即世之工于文者未必辨也尚之挾所為經生言

介吾友饒德成適過我讀其文欣歎希有相與微言再
日夜曛然沁映心目間已出一冊視予曰志將篋此為
燕之遊先生其何以命之夫世之稱工于文者曰理扶
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謂是秋苑之金科已進之性
命 名法之旨鴻濛以來大府所度名山所藏

廓沉蔚雅澹之致一驅其上駟總萃以俟吾寸穎之
擅椀尚之于此道也可謂維其有之矣豈犹斯之未
能信借吾言以蘄于世乎夫尚之志固不在遊其所挾
為遊者又匪直經生言之以也吾迺直與尚之言文而

已矣淮南子曰陽燧取火于日方諸取水于月不出掌
握之中而引類太極之上陰陽同氣相動也又曰中山
之玉炊以炉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衰至德天地之精
也文章之道司契于吾精神之至與不至亦若是尔矣
厚聚天地萬物之精神以韞培其德之至寸穎之擅挽
烏陽燧方諸引類陰陽之氣于吾之掌握日月照而江
河流天下古今之能事固以畢于經生尺幅之業矣蘄
水而木之繳出火而石之擊驚之手光與澤而失之于
精神求工于其文也日甚不知其去吾之道日以遠嗟

乎吾能無望于尚之乎哉

汪明府制義跋黃道周

天下城郭居廬通率在于平阜制柵巷涂軌使車馬雞
犬無異也其王氣所藁奔會絡繹萬人所都必有干出
之峰登柯遡瀾疲車頓走而市纏稚子畫其步隅以為
函蓋居處豈是者此高人長者之所大策也往為孝廉
得從計車循漕道走京師見江北平陸如行衽席羣頭
巾相告謂江北率無籠篋者既稍走諸旁輔凡諸山川
盤鬱舒吐甚于江南乃大悔以為蚤贖今士子見先輩

明文海 卷三十一
作文章方圓平直謂是無奇者蚤噴然以為萬家之郡
無一出之峰遙望龍巖詆為山野則是萬里沙陀與砥
矢爭道也甲乙之間僕在詞林項水心先生文譽譟海
內僕得共造及數日間談諸文章奇正利病如同阜都
邑之有結作起伏跬目所限不得相非先生畧不道但
云通都大郡無鉅儒名公介夫貞婦此猶之三家之市
耳僕唯心然其言今又十年水心始自得士僕困于
叢棘無所見知但從田野讀邑父母制義勸戒子弟因
得復誦水心之言水心以為至性之人熱血欲灑託大

當重必有可觀絲是而思言無至性雖嶽奇厯落冥摻
窮緹犹泛鬼穴捉鳥道見光僅喜而已况遵鴨畔立鷄
棲以為動靜晦明不爽咫尺者乎汪父母世家新都新
都山川奇奧壓宇內人多鉅儒名公介夫貞婦之所簇
萃余嘗一至白嶽食頃輒去作數日思再登黃山窮數
日不得首尾乃慨然興嘆以為是徽國所以挺出鍾陵
所以凌迤也而市廛稚子頽畫其步隅以為是神明之
所卜度高人長者之所大聚則雖日聆水心之言誦諺
輔之書尋行數墨伸規屈矩以求當于函蓋重大之務

則亦感矣予廢久不談文事又素以愚者無所解于世之論服強復談之知其無當也

黃石齋史公宦稿序 倪元璐

鑽串六經役其魄體以為之舉業使膏粉之容化為鼎氣自祖宗二百餘年未有能之者而石齋始為之自石齋以其文達而天下於是跂然舉裳以為其道之亦可以富貴也顧其始天下以其學不能為六經苟求六經即求之石齋既復數年乃又以其才不能為石齋苟求石齋即求之六經當此之時天下之膽決猶秋蓬也俄

不敢六經而敢石齋俄又不敢石齋而敢六經以才則不能有其學以學則不能有其才小者肘見大者躅絕此固石齋所當閔痛爾韓子曰既為我置之而不為我祀之烏可故即使石齋自稱老婦厭離柘枝吾猶將力勸使必終善于此今石齋忽自意至為文二十五篇未嘗示人而先示吾、苟攫去襲之帳中世固不得知然吾不敢也夫即以石齋之文為樽設之五父之衢度天下之能軒而享之者可用指數即使天下群軒之五父而吾又自以為未發其枕帳夫苟石齋之文五父之衢

之衆盡享之而倪子即無以為其枕帳者即石齋有文
又豈肯以示倪子乎自吾與石齋交每語移日欣懽契
會少所擊難雖然吾今聊復難之石齋必以是文章之
道可治天下故矯爭而上自宋而唐至于漢秦猶未已
而吾慮天下之間者其心又以是文章之道可治石
齋倘天下欲以文章治石齋則其情必流逐而下也夫
漢人特不貴子雲唐則大笑昌黎宋之于子瞻遂欲殺
之矣必以石齋之才為其漢以上而今人之情無有其
宋以下者則六經之治文章文章之治天下不出一年

其功盡見碩吾今者見形而心怖甚則何也

楊伯祥太史稿序 倪元璐

當十年前僕俛首為文即意至才起回視相架復疑不
可自以半生精氣為帖括所拘持每向人云熊狼之墨
柔繩何時出力乎當是時天下之禁以為作古一字如
繫石鳥羽坐取不升既數年而格理驟變體經切子遡
洄取難自僕視之斯亦熙景之明徵文人之巨力矣然
而今之論文章者焦然引為大憂夫立于典墳以觀今之
舉業其為道理非豎亥大章可得窮步也以其東走日

下積漸為後之不可知則不可憂以其凌宋感唐意且
噩然不屑漢魏者何為獨憂之且今之用憂如此者僕
聞其語殆有二端其一謂古言憂今制則蓄害隨之為
此語者其人夢魘夫高皇帝之教吏使之學于一代聖
人之言其教士則使之代為二千年前聖人之說高皇
帝以為仁義道德非一代之事而二千年聖人之情非
一代之衣冠聲笑可影息摸呼出之也國家本以律令
繩吏以文章恣士未有王鈇鞭禁甯越今無端發斷豈
非夢魘乎其一謂文心旁驟是為兵端也夷狄之既為

此語者其人心覆夫謂韓柳之軼歐曾以郅枚而盡燕
許此明宋不如唐之讓漢也然夷狄當漢而憎唐則
已張宋乃大橫即以漢一代言之馬遷在庭揮邪入侍
班固奮筆白繁獻詩及其後衰寢尊荀蔡斯徵文心兆
兵繇于單繭今倒云然豈非心覆乎故曰災害兵端者
今之人皆樂以是二說起文章之獄皆敢以是二獄坑
學問之儒魘覆不救至于顛喪故使今之論文者夢不
絕勦心不朝肺則文章之一事未可得為也且今文之
可譏者有四而今之人則皆不能察之戴髻為頭帽通

八寸僨升食店鵠爭上風此四者蛙紫所歸疑弓玉之
大窈也其與今之真能經子者分胎別體有如馬墓而
論者必云沆瀣之通本諸一氣又可唾已天下之病皆
在于不審真偽不審真偽則作者妄作議者妄議苟不
辨子則必中鬼苟不辨鬼則必办子、鬼相戰政刑無
章使世眷然不得平治非是等之咎誰咎哉自僕之見
以為天下真可以文章之道治之也九府之才三年雖
盛肘跨及者不過數人當壁壓紐一士而已尊此一士
以召天下使共學之悟其所至正變近遠以求至理博

串群言正以仁義金石鼎尊滌其粉氣胸貫腕強頭脊
俱起决銳致功形為能事天下之亂庶其多乎于是刻

楊伯祥稿

吳澹人庶常別言序 倪元璐

今之為文者不稟法古人而自不見性三年一奉新貴
資粮扉屨皆于是乎取之割席帽進賢冠為之疆界有
如鴻溝如是者文嘗為客擔裝俟時風利帆舉翔然而
別是其常也若澹人之于此則有不能澹人之為文章
法必稟諸古人而自見其性夫古人之法則既千年文

人之性則亦千年而極澹人之身不過百年耳如是者
文嘗為主故使澹人焚華硯則已不焚華硯則自始學
為文數十年以來之文心棲其胸指與俱寢興雖以管
寧割其傲席溫嶠絕其忍裾李陵蘇武連袂而哦五言
王維孟郊比喉而唱三疊猶不能以享之較左激其遠
遊也是故澹人曰別者虛言也然而吾能實之今問澹
人當處雞窻探策揣摩期于必得富貴及其棄置情懷
作惡如刀割傷此二念者澹人之有乎如其有之則在
今日可以別矣且是二念者席帽猶可苟進賢著頭而

繫之維之逍遙永夕則使其人氣不守身骨不扶肉皮
離其面心棄其胸浸假入于非人是豈可不與長訣乎
澹人曰生來墮地于此二者自不曾逢亦不必別雖然
以神明逸之幽貞及既貴乃爭田宅吾寧為澹人防不
速客若夫澹人之為人清至孤引吾之畏友也鵠遊燕
宇誠心愧之復何言哉淡人初名天旂臨入試乃更名
楨當闈中牘具覆發主者心異知名如卜听人懷鏡入
市幸聞好語者時有聲舉則相叫歡及淡人名揭衆寂
然余色頗愧食已忽年友方書田從西座隅離席論衆

明文海 卷三百七
曰吳楨者華亭吳天胤也衆乃讚諫向主者舉手賀得
入此大似高適等旂亭貫酒時固亦當傳耶

吳來之進士近執序倪元璐

今文之高者根抵仁義綜絡經制体用沛然抗裁古昔
循此不已日變而上精則已尊粗亦不陋也然而求者
之心不厭論者不以為正天下之意以為是以仁義經
制就文章文章以就科舉科舉所謀是為富貴則豈有
其誠然者乎若使吾平虛而論才士窮能造思揮常邁
特兀枯豁涸走甕擊壺當此之時殺割俱听豈必有富

貴之心哉凡天下之務為高文者其心不甚醜貧賤既
自孤引以為調高和希又矜負必得富貴雖悖愚不然
要其求畢文章之分使名立可傳則已耳而天下以為
如此即亦以仁義經制為黃葉不可恃也雖然今士所
從受仁義之談經制之論不於墳象則在典謨奇文與
章古之聖人先為之矣必此可疑則必亦難信中世以
來率有二歸、理廣川歸才敬仲二子之文辞其燦然
者矣今不知二子所操筆覃精者為端治其仁義經制
不治文章適得佳乎抑故治之乃佳乎使二子入而為

其正誼明道出而為其竹林玉杯出而為其尊王攘彘
出而為其山高乘馬則是二子亦非狁狡獪秘戲營不
急也或是三者道如蚨蛇子母首尾往來擊應不可離
擘耶神仙之業或在爐鼎爐鼎所求一以為精炁一以
為玉白一以為服食及其日至皆熟也夫以為黃白服
食者神仙所不爭則何不滅灶毀器閉目而存其黃芽
息吾姪女以為黃白服食者是其至粗亦何以如相要
耶循候齊出乎今使世人而為神仙之事為其黃白則
必貧為其服食則必死無其精炁則亦不能有其黃白

服食則是三者不可離擘亦若蚨蛇然也吾友吳耒之
為為人體立骨隨義起氣出自其捷閑足不窺園別天
下邪正如察燭黝皓時每靜居爪畫穴被吻聲鳴咄皆
天下大計君相所憂其文孤岸色舉奧棲董帷美敷管
錦体用之言斯已至矣然其文即至亦豈能有加其為
人乎耒之為吾言吾或念作退思自立進思致功以此
臨文即得精微當吾臨文意得回視性光湛然亦益洞
世務由此觀之辟召之變為科舉科舉之定以文章非
後世之聖者則亦不能為之也今多設防欲使德行制

裏治行制表不知是二者文章之力皆能取之有不能
取抑其所為文章不必如來之者也苟文章不必如來
之者吾疑其文章之不暇而暇疑其仁義經制乎哉

劉詎演解元近執序 倪元璐

應舉臨文欲不作第二人此無他法為今人則求見我
為古人則求見今敵今人則務制氣敵古人則務使智
而已為今人不見我無為貴萬人之特矣為古人不見
今人為貴一王之制矣敵今人不制氣無以爭其上流
矣敵古人不使智無以用吾中駟矣何以明其然也漢

人命騷互通繩貫枚叔神奮以發觀濤夫當家結艱危
人攢膏艷忽開良界救竭排同今目綜九七則明原乘
手捫雲波即章枚馬此為、今人之見我也子瞻歡古
而凜宋法檀弓戴記籍合歐曾表忠觀碑壁藏月表譬
中秉仙骨外披世衣故雖群憾歸獄其文而惟咎譏時
不灾反古此為、古人見今也桓君山云新進群廉極
才竭情顧見劉楊一時變色原夫劉楊之製亦猶漢耳
非嘗竄身汲冢借面殷盤而默禁時才使自韜筆猶馬
齊驟氣使飛黃此為敵今人制氣也昌黎起衰幾廢八

代觀夫魏晉而下陳梁以上鈐情鍊義道亦千年顧尊
偶駢為愧秦漢昌黎心畏鈐鍊則脫偶駢詎非狡機畏
攻愧此為敵古人使智也文章之情綜是四者則非偏
師而握全筭故必得第一也安城劉子于丁巳二卯兩
舉俱衷文區雷歎然亦今遇馬公神識宜必第一往余
矇者遇之則亦第一雖其才力得不有其計數者乎當
先十稔世尚董荀劉子亦董荀而御以遐心則生與會
近此數年人矜江庾劉子亦江庾而主以威骨則出神
鋒與會非匍匐之所能治神鋒非衣冠之所得攝也是

故以今相之不失劉子以古相之不失時文不必變今
人今人不能為不必古人古人不能為能變古人使天
下神識不得不明眼亦使天下矇者不得冬烘是則劉
子所為計數者已夫文辨元魁猶人分聖傑魁之愧元
傑故不如聖文之聖者則亦有聖人之道焉亦不可階
升亦不為己甚亦疾無稱亦懷刑焉爾

簡臣周侯未焚草序 倪元璐

謚文以尊名曰澹庸人尤好為此言其言是也顧宜獨
天下之奇人學廣力多窮致才際于是恍然悟而稱之

耳庸人何繇得知乎顏光祿援筆成詩謝永嘉淹思累日鮑明遠品之曰光祿鋪錦列繡雕績滿眼永嘉初日芙蓉自然可愛夫雕績致費自然不勞而費乃更神不勞反鈍以此而觀才士游思即得雕績思士竭才終及自然顏力追半謝馳過之譬諸造塗五十百里近遠遲此易曉也且古之聖人皆教人雕績不教人自然苟使聖人擇味取澹自然為功茹毛飲血則已矣何更雕績為之羹酒後世之庸才不敢議聖人之制羹酒為雕績而曲譽其澹曰太玄即不知聖人之好奇缺心鉢志

於是乃使肉火相謀水穀互鍊力致釀美以媚群饕而其時食飲驟新舌腹知寔必且驚喜喧甘駭珍廼及後世歸澹于此是則聖人之所不料也其後世歸澹於此以為可尊其先代即必歸濃於此以為宜賤矣是故溯此而前之茹飲一斲而有太羹玄酒即復冲簡已非自然之功究此而後之羹酒一出而有三鸞五齊即復音多亦無雕績之咎雕績之與自然皆非庸人之所得而明也聚天下之庸人與之讀六經之書度必皆感頰而苦殷盤側首而疑羲象其心甚咎其艱深而特不敢不

明文海 卷二十七
加之最尊之稱曰其為味也太羹玄酒也今不知聖人之制為六經者是不經心探手得之乎抑亦有其鑽摩鈐鍵者乎即以皮相僻辭恠章聲散佶軋皆皆有也庸人何見以為是澹比諸太羹玄酒今世之無太羹玄酒也非不能也不為也今世之無六經也非不為也不能也二者之形則亦不可以相譬矣即使六經之味之澹竟同太玄自庸人言之吾則不信夫澹者天下之奇人所明學廣力多窮致才際者之不求也武侯天才而貴寧澹神女瓌豔則曰澹惜才絕色殊自與澹會侗愚雖無

物勃肩雖靜居顧其頑體魁顏豈載澹之器而澹未會之乎盛明之文萃奇七子新安韶令近世說有澹之態則不如瑯琊宏恣近左國有澹之才則又不如歷下典疑近西漢有澹之骨則又不如北地高灝近先秦有澹之體顧此數豪猶不如今之漳江黃子也黃子之文特與清近六經有澹之神性然黃子言必稱金沙以為近世文章當歸周氏自簡臣介生仲馭為今古之言埏埴天下垂二十年天下皆倚其呵噓以為氣候今簡臣受命治吾始寧號曰周父其先所論著酌酢幾十萬言吾

門人范子曰謙見而悅之奔告倪子曰文不在茲乎倪
子讀之四十餘日初見其態既微其才已又得其骨體
神性所在自晉而上以至六經無不有者此則其所為
包諸子者矣無可謚之遂取庸人所謚六經者曰太羹
玄酒不可乎且夫倪子不信庸人天下豈信倪子然
以吾范子之才幾及光祿立乎光祿以觀永嘉不至萬
里其頌周父曰妙近自然于是則知周父之文之奇矣
嗟乎文章所最尊豈不在澹哉

叙范稟生近業倪元璐

以今人之嗜古使其器化鼎彝文化秦漢則必為之然
吾度以今人之才無不辨此者以今人之情為之則必
敗何也夫古之制為鼎彝者下取千年今之制為鼎彝
者上取千年下取千年者必欲自見其時正告後千年
以其姓名歲月上取千年者必欲自沒其時托為前千
年之姓名歲月以替其世古之力為奇文者以需後世
子雲今之學為子雲者即期當世桓譚後世子雲或更
百年千年歷千人萬人而得一當世桓譚以三年之近
適遭一人而即求得之此兩情者黜皓園稜豈得相似

乎且夫今之為文皆以求富貴也其安為卑凡者以為苟取富貴足矣其高者心疑今文之不足以富貴也故思矯上之其文愈上之其文愈上而取富貴之策愈下其或得之又且名禍天下之志士無不三年生悔者是則天下之情搖々然如雜試風臨其文喘々其慄復安得以驅召其才使之小謀董戴大量典墳哉是故今日之治文章為無策也無已不如遂行今人之議罷科舉而與辟召辟召既與科舉既罷天下必以文章為枝事士必以文章救饑士不以文章救饑天下亦不得以文

章殺士繫籍無所立其聖王鉄無所立其威臨文者之心蕩々然取其上千年一人為之教師取其下千年一人為之舉主視其當世之人如野馬流醜雞雖使斜墨執官鉗執獄山飛海立無能亂吾三寸不律之謀如是而其情盡注於其才其才又悉聽其情文章之事或猶可為然而深識之士以為是將移其患於德行則又不可也始吾未交范子芝宗氏飲所見其文大驚時已醉眊眼光忽出杯上叫曰吾國安得此人其後十年又見之變又益上則又叫曰吾世安得此人蓋其法聚西京以前至于六經三十車書烹熬取液命以

明
難姐致其美玄所以窮幽致深要歸高灑然自范子為之十餘年
僅槍榆今又三年不得消息為其文之不可以謀富貴
如此吾見范子孤神澹然非求富貴者是則為其人之
可以謀其文為其人之可以謀其文則是為其情之可
以謀其才也以范子之人雖微其文固將發明王之夢
以范子之文雖出于求富貴亦必十年請挾后世子雲
以待桓譚可乎

叙蕭爾重盆園草 倪元璐

文章之味螯口慘腹吾見亦苦矣而或占其氣以為其

道可樂以為其道可樂者是有見於其歆蒸翔泳之時
力盡而靈出然若此者非其剗心鉅腎幾竭性命則不
可得遇也凡物之靈宅深而趨苦苟嘻怡笑歌而求之
則遁而走于淵李贄皇之論文也曰恍惚而來不思而
至贄皇之意以為是道則蜃與嬰兒也嬰兒不造啼得
啼不造笑得笑蜃蠕、蟲、沉於深泥與螺同息不知
其上則詭為宮闕恠為人馬故為天下選不思之則陳
恍惚之觀莫若是二者矣然是二者其宰不存其脉不
見其宰不存其脉不見則其體不足以持其體不足以

持則其器不貴也聖人之未有情不如傑者之致其性故平林之呱不如蘇門之嘯蘇門之嘯不如華山之嘯呱者人寐嘯者天寤鼯之調中於函鍾極人於寤而致天子寤為蜃之宮闕人馬者不如注汞而出其眉笏宮闕人馬無意而眉笏有思也故贊皇之學不及長沙長沙之悟發於平原劉長沙之言曰勤意之時唳咳並失祇、畏、如臨上帝陸平原之言曰收視反聽眈思旁訊兀若枯木豁若涸流如二子之論視其中豈有可樂者乎豫章蕭爾重之文渾脫瀏灑鷓鴣騰舉人之讀之

者叫呼起舞以為靈至即不知其單精厚思竭絕肝見射石取穴革取出所求乎文苦難如此故相爾重之文以為可樂者則猶舞兒梨上擊缶引酒而從之也夫使爾重取樂則不可致靈即使爾重取樂可以致靈爾重則不為也武陵之漁人溪行無意忽然入桃林鄧艾馳陰平七百里鑿山通道裹羶緣崖以趨劍閣漁人之歸不改其漁鄧艾則由之以取天下即使由漁人之道可以坐有桃源然爾重不以易其劍閣者爾重以為不犯其難又何樂乎自海內之士豆鉛俎槃以事如誠先

生既十餘年今將去之投誠爾重先生之文既已昌為
鳳噦澍為雲施而爾重方且玄求性命旁極禮樂竦身
而跂天人之詔故蕭氏之為文章其所致用于世者雖
十世可知已雖然吾固如之杜少陵子宗武質詩供奉
供奉遺之石斧曰非取斧斤也欲斫子手不爾詩名又
歸杜家今其名已歸則是莫可為也

初止祥稿序倪元璐

文章之不治則繇其才墮而體升才墮而體升者詭羹
酒于太玄逃燈劍曰帷匣此二托者其名大尊而其情

如春冰彈指可破也且夫太羹為不味之烹玄酒即非
醑之釀不味比之生物非醑幾于澹水以此二者享諸
衆口苟其嚙嚙唱旨悅懌騰酣則亦遂可尊屠手於易
牙貴汲人於儀狄然固不能則其用之文章必有不可
者矣而謂過宣必蔽則有取于帷燈侈割將傷是所期
乎匣劍然不知畜光需鑿養錐待剗此亦喻字未落紙
之時意尚包胸之會未聞至幽相察而憂照深兩敵相
威而嫌器利今欲辨層牆之中非漆襲石之累無鉛錐
漫長號不可得信則其用之文章又必有不可者矣知

其不可而顧為之者其力薄而取途於易循中慙而駕
高名以自壯既已為之必以笑天下之不為此者衰狐
升座而吮龍象之智為羊鹿此天下之大痛志士所務
白也故吾之意欲使羹人窮羹酒人窮酒燈者猶燈劍
者猶劍則天下之才出天下之才出則文章之道大治
矣自吾持其說二十年不敢以告人以為言之天下必
有劘吾舌者而今吾友祁止祥繇其道則大效則是文
章之事猶可為而言之亦未必禍也止祥氏之文棲於
奧深躍為靈露觀其入刺然可寸計心觀其出瀉然可

斛量血則其才無不致於其文者矣夫使止祥氏澹然
而唱曉風殘月或可以歡十七八女郎信口而長吟亦
可以通曉自香山之老嫗然止祥氏不為止祥氏以為
使天下婦人知之則不如窮以死耳觀于止祥氏之為
文亦足知羹酒燈劍四者之才可得而極而太玄帷匣
之義自聖人言之亦為多事庸人托之則大奸而已矣
以止祥氏之才亦數舉乃售使吾言晚合然使止祥氏
不大效者吾舌豈可得保乎

明文海 卷三百八
之人亦妙緣其人閒懶之意而山水活者亦必不因其人憔悴之意而山水即死摠于山水無損也借他人唾餘裝自己咳笑而妄以咳笑呼山水山水不大厭苦之手嘉禾仲展項君靈心異骨拈花微笑而評文之劫一開一日極已未選而問序適携至洞庭從千萬頃巨浪中讀一篇浮一太白讀一快評浮十大白酒盡浩歌曰有山方得地見月始知天須臾仲展之評化為湖、化為酒獨不使籍中諸君子和吾歌也其中有山水之句也又獨不使仲展氏痛飲吾酒也其人乃山水之人

也夫曹所可而項否曹所否而項可項所生平可而今否項君非敢罪于人不致得罪于天也凡以文章浪得名者罪在窳國之上項君不惟懺閱文之悔而亦為海內懺作文之悔也

詩苑存玄選序 胡允嘉

余觀仲魯之名詩而嘆其深于詩也夫詩異于文也味之躍然于胸歆之欲溢于口而解之卒不易解水中之月鏡中之花嚴儀氏彷彿言之矣今夫懷人者囑于其目致于其心感而落涕勞而啖呻徬徨為躑躅為何無

已也及見而感者忽散勞者忽暢而意已盡矣不見之妙于見如是也詩之忌盡亦猶是也故理窮于易情窮于詩法窮于春秋非以能盡為窮而以不必盡為窮義畫有象而無文故苞理極風雅頌有言而無說故懷情深麟史有案而無斷故用法曲三者聖人精微之書也詩莫用于唐即一代而具初盛中晚之變三變而益下豈後之才減于初而造意之不工惟其才愈拓意愈工而附才與意以俱盡初之渾、盛之莽、至此無餘矣皮陸之幽險李溫之怪艷幾欲破天荒翻地軸軼正始

正始而上之而詩以是晚故余嘗語朱原信曰中晚之無詩不以其靡而以其盡也今以詩為文且為今制蕪之文其能無盡乎然余所為不盡非韻短音微之謂也言情于無窮雖極之百千萬言而其不盡者自不可盡老氏以玄為衆妙之門玄非不妙而不盡于妙故曰玄者闇也默也所為藏之于不見者也仲魯刪詩而名之以玄是得夫不不盡之旨而寄焉者予故曰仲魯深于詩也

自序鄭之玄

陸放翁于自己詩文動云娛憂紓悲放翁一生自家受用已極古人實歷所到往々不能自己觀放翁詩文不但豪氣縱橫使人拍案而起有真情有至性一種快心之談在筆外墨外當拂鬱煩悶時讀之真有消釋解散之功故開放翁之帙亦遂流連一覽而不容不盡此文字之快境也制義之業多々無當但有此物即有此物之聲價有此物之汰嫡逢時之儒髯枯腸嘔至于皓首一生愚趣幾為苦海快亦自難余于此道初不甚理々不求深思不求奧不宗大家不談元脉苟出口取適而

已足故膚淺合離之病一々自知然或于無人處自諷之則亦時輟然而開口益惟不求深不求奧所以不至于攢眉自苦而惟不宗大家不談元脉所以一意不為深奧少年才情頗活得文之候多于微醺于獨步于偶閱他書于將寢或夢覺索筆急書微有可觀而入社拈題對壘面壁則決不得一快語往在京師與諸同舍談文各為一評而余自評謂如人家尋失貓子平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其來亦可喜諸同舍莫不咲之公車數載筆墨愈狂至親相念者勉之以入時之文勿令淺癖

徒違已意毋論予必不能即能之巫師禹步自憎面目
真性情都無復有畢竟我自作我矣凡予前後所刻真
科頭亂髮求已一快者而亦有俛首受八比之令苟且
拂已而事人者文章之道不以自快而泛遇合立想豈
不悲哉因遣人重錄一過盡芟其已意之不堪者非謂
娛憂紓悲足盡于此舉十年來不能快人之業付之一
焚或遂如劉蛻盡封之梓州未忍也

涂瞻生制義小序 鄭之玄

予與瞻生同時得雋一十八年于茲矣其時壬子之才

蒸、甚盛瞻生白皙茂美其人特妙制舉言清灑絕塵
其文尤妙中原旌鼓未知與瞻生孰先後也俯仰之間
遂成往事曩歲見瞻生於長安衣染京塵白皙如故今
日復見瞻生寄至之文則綴堅理密入之不霄出之不
棘造詣渾成將大有所償為吾黨之後勁無疑矣武夷
之茶妙于天下渾陽之酒妙于七郡幔亭往來之絕茶
既不可常得而海氛為梗酒舶俱斷豈非慎事今瞻生
之文乃能自遠而致是何當摘茶洞之旂槍出春瓶之
玉帶相與口嘗而舌別之不能無望于瞻生矣

明文海 卷之八
陳大士稿序張采

大士尊于天下蓋二十餘年然其為天下師知與不知
稱先生列弟子則吾社諸子之表章不可謂無功即大
士語余未嘗泯沒諸子以相高嘗指其胸云此處有心
殆不耐欺夫大士云爾而名乃日尊則大力有言名者
自外為奉辭之愈來爭之愈去若夫貶人以自勝敗人
以自成文名不待早有失厚傷義之毀斯言甚旨有詆
呵大士者大士有言吾輩如山中之鶴無意爭人間腐
鼠獨表其聲為清高猶欲殺而烹之乎驟接此語可為

惻、夫大士固非一代之才其為文辨明起日浚需火
止中間可得三十五六義余訪其寓室見橫據一几卷
篇分積冊黃之次復不廢酬應殆似五官竝舉乃聞於
人不盡為信者斯誠罕事人見多不見罕則為姑安宜
大士生平無師五六歲時尊人流寓閩地教授童子一
日呼大士授書已歷成誦驚問則云聞童子聲耳治爾
七八歲至外家見亂帙中毛詩一本亟攜歸時尊人督
令守田山下防飛鳥食穀種大士即携毛詩至山下三
日通全義隨能駁難註家其天質如此年近三十始為

諸生未為諸生前宴甚其嫂氏刺苧以佐每立文限刺
苧一縷成文幾首飯熟文幾首湯熟文幾首相聞為戲
輒不失度一日予宿士業希大士同禹符佐之伴連床
對語數其平生為笑樂又大士精史學為日不多已盡
二十一史人詰之則云爾簡有漏義否予所謂橫側看
者也復氣力過人方釋卷即舉重作一切不避名在天
下從未嘗有矜色于大力文止為最深嘗自評其文曰
此義惟大力知我予每云大士大妙足稱兩大麟士云
大士非字實其化身臨川蓋補陀矣予遊臨以諸生服

見予曰某以吏來予滋愧大士毋庸奴我大士笑而諾之
後常服對則質疑義談古今凡所稽核必徵人徵地名
實不遺恐人議之輒曰以私于令君者不男子蓋曠日
在見予二子士鳳年十六士驥年十四試之鳳一日完
十四義驥完十義予函其文示天如曰見兩郎知大士
非假此亦軍事足以破疑迨予小草歸大士以文贈予
索、幾千萬言予歸不數日而大士登賢書夫大士之
才毋論今日無偶前此後此當絕倫輩則需時而發理
有固然歸後大士亟憂予貧貽書云古稱兩袖清風今

明道先生集 卷三十八 七
袖安在庶吏又安可為予復曰貪之得貪廉之得廉各有沾、自喜之意今之所得已為奢足大士當不河漢尋選其未刻稿行世書諸簡端聞所聞見所見質言之同人而已

過雲將匡山小草序 文德翼

匡氏之山文子之外館焉館客凡三一神僧一高士一文人凡猥者不得與焉所以成享者石為牲牢松為餼廩泉為酒醴雲為幣帛巖燈為庭燎峯鏹為侑舞七賢五老為介人肅客而進南則五乳為域北則二林為門

主人庶幾勤恪欬然神僧尚矣高士來享者百不得一文人來享者什不得一主人惑焉呼介人而讓之曰女肅客以凡猥者充蒼穢我石剪拜我松不蠲我泉播棄我雲黯汶我巖燈缺兀我峯鏹女有罰炎立曦中懷躄雪內未得休居介人乃懼群携而立于太乙之顛私相謂曰神僧如崑崙之遇非穆滿所招高士若延陵之來豈僑肸攸與惟彼文人可誘而盟也于是致詞麻山之姑曰外臣十有二老主人之石交也主人以客故罰及外臣求臣于姑惟姑之憐有一士焉曰海岸先生者主

入是師此文人而神僧者歎惟始之鄰又一士烏曰蓮
谷先生者主人是友此文人而高士者歎惟姑有材匡
則享之是師者主人得侍之金輪之下石航之上是友
者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莫我肯來矣外臣聞
其猶子雲將骨飛松石之英氣澹雲泉之秀神閒峯巖
之靈如不棄茲荒岑錫之嘉祉享雖不腆然皆文人之
所珍也豈惟生天抑將得道姑信其游說謀之連谷一
日夜雲將乃來、客一年所不見主人而辭去、則封
識一函曰匡山小草比于致謝啟事云主人以薔薇水

浣手讀之曰吁此殆匡之遠志也小草云爾哉

李石守文稿序 文德翼

博士家治一先生之言終身守之不愛有矯其說而命
之者毗裂輔張胸沉氣塞若敵讐然嗟乎道術之分雖
欲一之而終不可得也有識之君子起于其中蓋亦旦
夕而勤思之美鼓譟以儻一人然十人復然以至百人
千人莫不復然雖有采齊肆夏孰為之視且听哉庖羲
氏文章之所自始也其為卦也一畫而已一偶而為二
二連而為三、各為錯以極于八至矣盡矣重之而遂

可以六十四六十四之于八視八之于三三之于二二之于一勢如此其縣也後之治其學者如京焦之徒且可以一卦而六十四焉一卦而六十四則其變將不可勝窮也故易之為教以數傳者神明竒變洞天曠地無所不能而以詁訓者即終身守株而不可棄去然則非古先聖人之教有二也井田始于八卦兵法始于井田文章始于兵法其道與天地永固而博士家小之以取世資為已榮徒守其故事而已故事者天下之所至病也而移其患于文章世道之心腎始不可侷于斯人而

託業矣文章之數為八也生門死門在焉已雖蕩佚簡易之人不敢不以為範道敵雖驚忍刻忘之士不敢不以為竒才博士家少而聞其說以為天下無難事師之侷吾者不必如此矣不增而為九不減而為七可以橫行而直取之矣此其人即終身處于敗道而亦無白虹赤蛇之衄偶一幸勝而且以其制人如治馬之陰血周作也雖然罕譬而喻者非博士家則可余且以其負責之士之勸進是業者蹴踔樗蒲之戲與夫帝注介冑之容既非所習而不得禁寬至于白鹿青桐談玄論道則

亦以為嬉于時病于業而遠之惟恐不速其于功也可
稱勞矣終身之所卒業者天之星宿乎地之輿圖乎先
代之世系乎夷種之族性乎歷代之禮樂典章乎當今
之刑名錢穀乎草木鳥獸之辨乎山林川谷之攷乎幽
人之論著乎異教之傳演乎皆能如觀掌中之肉視俎
上之脯乎我以知其不能也故其為文也影事則古今
之所未有銓理斯幽明之所不然辟則誦阿房賦之虱
耳且不可比鑒識之老倅况其他欵余好持論者十數
年而十年之前寔得賢書而讀之乃知吾鄉有李君石

守再十年而始同成進士于京師嗟乎石守之于文也
至矣須眉屐履皆生英雄之氣與之上下古今終日卧
听而不可厭無謂載籍以降博極無斁即小說家非族
不經諧之輒報其于古今之愛國家之故粲然具矣聞
其文成數千棄筆充棟其他雜著稱是獨出古雪堂之
百篇告人以牙知象以尾知虎然以之投入博士家之
耳目中皆其逆視而踦听者也此又何足致疑哉語曰
少所見者多所怪于以同乎是者正之石守之文章亦
不增而九亦不減而七八其生門而不出其死門何也

石守善于爻而不爻者入其爻中而不知出其爻外也
孔子贊易而不擬易孔子之所以深于易楊子贊易而
擬易楊子之所所以不深于孔、善爻而楊不善爻也
善爻者以易為死生不善爻者死生于一易中則易之
為博士家屬也久矣而况其流三爻而為文章者乎余
于石守不能不為之感云

金穉鶴文序 文德翼

文章之為道也若不其之幻生然幻生之口輔頰唇齒
何異不其販夫耳吐之不必有吞之不必無自販夫視

之魂魄靡底以為古今之爻極矣豈惟販夫雖使鄒魯
之縉紳先生遇之亦烏能不振帶而却視乎語曰少所
見者多所怪雖中年附耳而告其故不敢信也今之為
文章者如銘背之丈夫不能作猩々之啼况異其吞吐
若軋者乎或曰此誠而彼幻相去若象胥之與中夏而
遙也好惡繆者何哉余語不然理賢著訓畏之太過寧
啻秦國門之書乃後之鯁儒輒以數畫增之可至千言
此豈聖賢降與莘而自說者乎皆以一竹管而幻出之
者也不知此說者正如販夫墮其雲霧中而鳧鳧靡底

明文淵
卷之八
云耳余年友穉鶴古曲逆之名勝讀書學古數十年素
襟勁骨隻立道然其為文章變化之術殆不可方欲正
喻之以古人之位適窮乎智惟醉其善幻謂窈有似于
不其生也吾恐天下學其術者將滿門矣

皇明功令翼序 文德翼

天子以科詔士一日得當徒步可致公卿苟非懷箕穎
之志者未嘗不爭先處強以事之非但博富貴抑才伎
搔抑之會也乃功令高縣有常儀的士特私高曾其所
從來寧剖腹以藏才伎不出也視棄富貴真如脫屣耳

天下士何箕穎之徑滿欵余以為王之制也一士之趨
也二非士之過導者使然今夫導者猶共父之子也共
父之子跛眇在焉跛迎跛眇迎眇雖婦孺匿笑而導者
窈幸以為似我也天下才伎之士厭薄不為蓋或不浔
已矣余以為功令亦欲跛能履眇能視耳非欲相率而
跛眇也天下不察徂謂字法取其共曉句法取其相沿
章法取其易竟如是者止遂若通經學古皆當今之厲
禁也不亦失誣之甚也欵從功令者意在尊王懸功令
者意在尊聖一王之制千聖之心一也何進讓之勢反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百八
欵語曰視已成事國朝才伎之士盡出二科中所見所
聞所傳聞文章班、可攷也豈非今博士家所家至而
日見者邪余以為未能家至而日見之也士治一經白
首而不能成誦者有之矣果盡發一代之文章皆于一
代之功令而參伍之其得失異同必有能自信于心者
而惜也非所及也趙是愚先生為祠部尚書郎于陪京
代天下圖之上及洪永下暨嘉隆列為一集有以少為
貴者先進諸君子也近四朝列為一集有以多為貴者
後進諸君子也命之曰功令翼夫功令者教也教者之

言設于空際非有題之可程衡也博士家畫空而趨難
已先生、其羽毛曰如是者功令所甲不如是者功令
所乙天下曉然所以立法之意雖欲不爭先處強勢流
所激不但已也豈惟有賴于天下士抑亦功令之禪也
夫先生令柴桑時余視天下士先一曙匡梓圭耳今且
與天下士共師之

觀文大社序文德翼

文能垂一代之制不能成一代之書何哉學無純師故
也學無純師則其法不可傳其心不可為也心者所以

成文之具而法則受之者也為文而法不可傳心不可為矣終身學為浮巧取譽當世歸然登明卿鉅公之列而所為文如春之縵華秋之隕葉雖欲以術留之而終不可得也蓋嘗勤思其故矣心者人之所自有而法者心之所自不無也舍心而他是圖學之未終日而輒棄去相棄無已時相學無已時其孰能以典嘗作之師乎以余所見十年來始為周末諸子之學既而棄之曰後詭乃變而為擬經補亡之學既而棄之曰割裂又變而為唐宋諸人之學既而棄之曰散佚又變而為西京建

武之學既而棄之曰莽蕪今且聞變而魏晉宋齊梁陳之學矣安知不既而棄之曰排麗也未十年而凡變者五焉則後乎此者其變將安極與世言其變余猶執其嘗其變者法外之浮巧也其不變者法與心也而不見夫織者乎方蠶之登簇也軋於山而素絲縑焉織者引而置之機焉一縮之一衡之縮者錯衡者綜縮錯者經綜者締錯然後其文成焉織之能浮巧者市不勝閔無嘗所也然率不能不一縮之一衡之以有切于素絲也豈非以法之所不在乎而况無素絲而能書空以為紈者

者乎夫素絲者文心也一縮之一衡之者文法也闕市之浮巧者文之五變者也余故曰能垂一代之制不能成一代之書學無純師故也然師之道式微已久匡衡王通韓愈之徒能言之而終不能行况處十年五變之世而敢妄言師哉余李於越之末素有人文書院諸君子之所材也進八膠庠之為君子者而觀焉取其無忤于法與心者而載觀焉可謂文之成也已矣雖然人文之為義也於何取之取之貴也貴飾也無色也剛柔文錯也飾而無色素絲之謂矣剛柔文錯一縮之一衡之

之謂矣心與法備焉乃其絲曰君子以明庶政不敢折獄然則折獄之更難於觀文矣乎諸君子之文也有能教余以折獄者余將以為師

黃熙伯稿序 魏呈潤

泰武鼇山間有黃熙伯氏且得天氣有往來日月吸川滌漢之概乃其伏習衆神握筆為文乘虛體景都非津梁所及異哉黃子之示我以方瀛壺梁也余惟國家以孔孟淵海汗、泗、驅天下澹泞赴之三百年來名臣輩出無不與氣運爭衡蓋其發憤下帷時大都澹然寡

嗜確乎不惑于中視彼膚靡媛姝之習雖珪璋可擬芳
蕤自吐起而經世務纖毫靡補即忽有人焉欲弁髦去
之何不可邪余悲夫豎儒寸管自豪閭風縣圃一息可
到而湓流自足若沃焦釜無復涵星浴日蕩雲浸岳處
是詎天地大文不任紆寫獨計世界已須全力度索尋
瓢潦草應之為可惜耳且夫九州之外有九州四海分
四又復有海絲吾霞嶼溯洄從之如蒲昌伊連之屬又
安可謂止者黃子生大海之濱隨所泳沫無不取之縹
渺癸酉闈中見遇于暗林梁公幾得而失之今秋又三

丁公竒其文以為桃花流水非猶武陵道上而束于功
令僅列選首為之扼腕豈非有神物為秘之護之必使
之大發光怪于人間今天下之俎豆干戈皆可以一氣
含攝之而後稱黃子稽古之事哉今夫鳳鳥集衆羽而
王之非其文之謂也河與海納百川而王之非其水之
謂也黃子善自持湛心定憲觀日夕之所蕩漾滌汔以
灑濯其牢騷精衛力現萬類齊通將舉朝宗之敬勢灌
四裔之耳目吐、黃子自此遠矣有不向若望洋而歎
者哉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十九
 十七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

明文海卷三百九

序一百

時文

李篤侯憲稿序 黎遂球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予輩既為天下人所好必將為天下人所憎好者好其
 腹古行古其憎者非愧即畏益之以古學之律斷不
 能委曲從今人所為而其好者苟非耳目素習終亦疑
 之甚而私意本欲有所附律之以古道不可于是其憎

明倫彙編 卷三百九
之也更毒于不好者望之深而怨之篤皆人情無足怪也然則予輩所恃致人之恒好者亦惟文而已魏操之好陳武壘之好駱是皆以文勝之然而以文之憎好言之近益竒寔百出殆出于恒情之外此予輩之所以搔首問天而不知其故者也夫為行而人憎之知其所以然而不欲改為文而人憎之不知其所以然而不知改老少異好馨臭同紫逐、而走筆墨幾如鄧林識者悲然則予輩之為文亦第以古律之一如其居身而已烏能問憎好哉李子篤侯居家既貧乃脫然不顧海海而

來虎丘掩關讀書不妄與物接為文月可以百計會予且三別還山始得邂逅定交出其諸義商之大都岍然自命知篤侯信古之深予亦因之深慰藉也于是與篤侯汲試山中新茗掀髯相勞則以為世能憎吾率不能憎吾文吾文章而糊名易書亦幸而閱之者腦烘目迷夫既不能辨予輩之所好者則安能盡揀若輩之所憎者譬育人手摸魚目或反得珠是以一科之中亦偶有數人篤侯篤侯亦善侯之而已然而于其為文亦正可以觀其為人也喔咿滑稽全軀事婦人之行既不肯為

則市糗倚門五經掃地之文又烏肯為予獨惜乎今之
衡文者當國家亟需正人君子經邦弘化之時而好學
之士多伏于野天下事究竟付何人哉若予固不足道
道也生長遐壤無能舟居陸處則有海上仙山可住家
無擔石之儲則學辟穀餐花每咲當世號稱高爵大名
尚且不能識審禹二字寧復辨此中有人予反籍是以
免于憎未可知也予為篤侯言之爾

陳者仲近菽序

姜周

今高木之望輒推避南海之陳者仲吾師宗伯公仲子

詩禮趨庭舅季相友玉樹竹林風氣日上斯豈流輩之
所足擬頌者仲小即有至性當師以執奏宗藩事聖怒
幾不可測時者仲長安相依終可十齡日犇走夜涕泣
憂虞以至于感為心疾幸而師奉恩歸里者仲相隨而
還太夫人舍飴相咲疾乃獲釋止何而詭域載鬼張弧
欲射幾及雁行者仲銜蘆相警則益俯首下帷予嘗過
師侍談碁瑟間作視者仲子舍兄弟一燈華研之聲丙
夜相會所為舉業文乃能超博䟽越高步先民往復之
餘回味彈善于是人皆知者仲之文能肖吾師而不知

者仲之心當其甚疾則不能為文其可敬可畏更甚于其為文也吾輩文章之旨不過以忠孝二者為端耳師為忠臣者仲為孝子故者仲之心疾良勝于他人無疾之心他人以無疾之心為文而如彼者仲以有疾之心為文而如此者仲豈可淺近窺測乎予則願者仲毋忘所以致此疾時操如是之文出而以家學經天下令中原塗炭謀夫孔多君子如社亂庶幾已聖明天子當必思師言之為正直賜環卜甌拭目咸俟之成之業更望者仲吾正恐四方同聲徒知竒者仲之文謂為韶齡通

人而不知其為文之心實出于憂危營畫慷慨驚恐之餘發憤鬱勃悲喜相宣宜其不猶夫烏衣子弟紉綺習氣予故為序而著之以見者仲之至孝而又因于吾師之純忠爾予言安足以重者仲者仲勉哉

代耕編序

予與梁漸子居南北依倚梁子大母以節受旌今遐壽未艾則予母之姑母也兩家歲時扶杖相遇不為客禮每食請所與則互命童女使米鹽有無則不怯相乞假漸子少即以尊人有良先生命同予弟延師為學數

年予往來吳越歸則良子以為古文詞甚贍且工所著
史眉考究甚堅悉子弟學為舉子業不成則退而歸耕
板橋梁子遂與予互相師友梁子業舉子皆以其所為
史與古文者為之于時体甚合願梁子雅不樂時趨唐
辰南宮試竣即趣命駕出途次乃聞落第之報夷然安
之歸而嗜古益工此梁子所以成其梁子也予惟慙腸
熱當其揖見長官或禮貌不如體或論事是非枉曲輕
忽恣肆或意不相属則予必恂恂而退落一日遠其于
上交人皆諂乞予獨期于不失節致罪而已予家乃日

落無敢過望于人其賣文為養母計亦勢所不得不然
也梁子則寧槩不交故亦復不待不賣文代畊編其所
存者讀其自序而可以見梁子之志矣雖然予殆有以
為梁子寬且自寬也梁子謂以一縷贄予輩為文乃以
數縑贄所代之官之名若以予輩之為之為勞且賤予
則以予輩之文而五綵綉之金書而施張之拜跪跼曲
以將之其為清白吏則傳之為世寶以示子孫使知桐
鄉之愛即反是者益復以為解嘲飾說榮耀鄉里之符
若是則向者所為于予禮貌不如体者論事輕忽恣肆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九
意不相屬者其于予文也而如此有體矣不輕忽恣肆
矣意殊屬矣予雖勞且賤亦何憚而不為若予輩舉業
之文使闈中劣史易書迷目者不數句輒加紅勒而猶
津、為之不已則誠可嘆耳故予弟之棄而不為視梁
子之即以所為史與古文者為之尤為自誇姑戲為梁
子題此以示予弟曰而毋謂梁子非畊也則亦無疑于
予之不畊也

叙王有巢文 曾異撰

王有巢氏異人也向人樸訥無一言中無不能、詩能

文能畫頽不能自食其友韓晉之為有巢謀子昌賣詩
文以食有巢詩文不售曾拂人為有巢謀子昌賣畫以
食有巢畫不售有巢詩似李賀古文詞似揚雄畫似小
李將軍古之人有一焉皆足以傳在有巢乃足以窮其
身弗人子謂晉之曰有巢氏必有深犯乎世者世嗔其
所犯而移其嗔于其詩其古文詞其畫也有巢氏出其
制義示弗人子弗人子憮然曰得之矣有巢氏坐是故
窮也有巢氏制科義兼有長吉之幽險楊子雲之蘊奧
而更以其小李將軍之筆意而刻畫乎古先聖賢之鬚

髮眉面與夫毛孔衣褶之微靡不精至三者有巢有一
鳥皆足以不售而有巢之制科義兼之宜乎其犯世之
深世之人蓋嗔有巢之制科義而徙其怒其詩與古文
詞與畫也有巢氏曰然、吾必行世且夫世之嗔吾文
而行之也猶之乎譽吾文而行之也但使世人之心中
目中各置一有巢氏之文于其前而嗔之詈之則世固
已行有巢氏之文矣韓晉之首肯其言命予執筆而叙
之有巢故有夕菴州吾友董叔會有巢氏之桓譚也與
晉之序而行之世儒目攝于有巢氏且移其嗔于叔會

晉之、眼信如有巢氏之言以其嗔于世者行世也則
夫叔會晉之、眼與夫曾弗人之叙文其亦附有巢氏
之制科義以行也夫

周亮如制義序 曾異撰

今世之以其文行世者有三鳥有自信其文而傳之者
如得氣之行卷房書諸文副其福者無論即其猥窳逐
隊者亦復誅梨刑束傲然信貨此如跛鱉入肆着艾而
驗則亦仙蔡聖龜山節藻稅居之不疑矣有不自信其
文而傳之者河干伐輻出戶輒語未能罷僕跛馬問道

於大海之東西長江之南北則亦布然疑于天下以廣其素心與析天涯比隣之意若予輩之偶而不自獲其醜是也若夫價善貨信時尚有待而有必可以自信之文憤々然惡夫偶而弋獲者徒以一日之合自信而吾自出之自傳之使天下之信吾者知乎一日之合不足重即其後而合于一日吾亦不恃此而始信于天下者其周子之文之謂與夫自里婦村媪牽臂入宮葶蘿屋角梅標鶯嗟搖曳三實鸛娃啣出村矣於時雨閉三家勞媒裹足絮眠一路佞妁無聲彼姝者子悄然而紗擲

溪頭屣響林外蝶隨香步草引微行翩々然行越國而叩吳宮使夫將餘百兩寵冠三千者頽吾而隕邢夫人之涕也雖然吾為美子計之曷反而自閉村中花晨捧呻谿午沉影草滿鶯闌之候梅子可傾紗筐不閒于斯時也有士烏獨往而遇之斯誠美人之知己也今也捧其心而入市昔人云夷光雖美鳥見之而高飛魚見之而深逝吾恐夫側肩掉臂之市眼無以甚異于鳥之與魚也周子曰否吾非以吾文適市也今有待年者于此攷々然而頰水語溪抱臺許鏡夫士庶不可謂矣于是

而圖之繪之影由紙上針停杼罷指繪相連枕剩衾餘
攬畫同夢隣女問顰則共我而三夕缸添影則侶人魚
二亦聊以寄吾孤情云爾蘇刻也其亦吾之自圖自繪
也吾藏之以俟其人夫天下之大歲月之長豈遂無獨
往之一士如吾子之所云者乎吾留影而秘之非留影
而傳之也此周子極孤之踪且不受同悲又何心同賞
哉曾子輟然而咲曰嘻周子抱其文而獨且亟々然出
而示曾子夫周子未結縞也然久已自成於我矣

序劉子危草 曾異撰

夫古人之文章期于能為簡者也今之時義不能為簡
者也古人之文有二端曰叙事明道而已古叙事之文
莫如子長孟堅已不能無繁簡之異是以平準書簡于
志食貨河渠書簡于志溝洫貨殖傳簡于志地理天官
書簡于志天文封禪書簡于志郊祀律曆二書亦然
而平準河渠貨殖地理溝洫食貨諸書則禹貢一篇盡
之夫地理食貨河渠前人一之而後人三之前人合天
官于厯盡于天^命義和數語而後人分為二書宜其伸縮
之不相逮也他如本紀列傳班氏往々欲以詳贍勝于

明文海
卷三十九
長亦自知其簡潔不能如遷姑用周詳自勝寔以見長者護短耳然腐史諸紀載自周秦而下漢興高惠文景武五朝耳惠又不永乃至十數萬言尚書典謨五篇而唐虞夏后之君相官牧脩其中乃其時二帝一王之典禮樂律刑法五行災異之故亦具志于是其繁簡又相懸若此若夫談理簡要則世稱道德五千言愚謂牛背口授後人自分為某章某章寔則猶龍氏一篇之文亦如伏羲氏之六十四卦後人演一卦為一篇在庖羲氏不過以六十四字成書耳夫老子之文一篇而其言至

五
十尚安得謂簡然自青牛出關而著述僅此于是故夫老氏者謂簡于著書可也謂其為之為能簡則未為以六十四字成經則庖氏簡于文周孔子孔子簡于曾子曾子簡于子思子思又簡于孟子夫明道至孟子而詳叙事至孟堅而詳猶之乎不能為簡然較于後之連降而連繁者又為簡潔之至者耳且夫以一言而舉天地萬物之理道以一典一謨一紀一志一傳而彙括乎一代數百年之事與其入終身之行業文章此夫能為簡者也今世之時文其命題僅四五字多不過二十餘字

而展之為破承又展之為首尾又展之為中央前後之
八股此夫不能為簡者也愚嘗謂古人之文如縮地今
之時文如廓革夫廓革者以廓之而極其大為能者也
使廓革者而僅如其革之本然則無為貴廓革者矣為
時文者以極其所長為能者也使為時文者而僅如題
而已則但還其四五字與二十餘字而止而時文可以
無作故夫今日之經義無論其不能為簡也簡之則遂
無經義雖然廓革者而極其廓之所至大則大矣然則
愈廓而革愈薄故夫時文而以極其所長而為之者吾

惡其為近于薄之道也夫以不能為簡之經義而能為
簡以古人縮地之意而行于今世廓革之文此予有取
于劉子而欲與之讀古人之書若區、于時文窟室中
較量繁簡此予所廢書而嘆自稍有知識以來所為太
息痛恨於王半山而久欲付之不言者也

徐文匠制義序 曾異撰

士何事不可為而必為文章士即俛首為文章自經史
騷賦詩詞以至巫書小說衲呗優唱亦何事不可為而
必為今日之帖括經義夫德功無可見而但以文章立

言此三立中之最卑者也文章而至為帖括之經義此
又立言中之最卑并無足齒數於文章之列者也今以
無足齒數之文章而氣隘者拒戶而守意廣者建鼓而
狗某曰某派吾地開宗某曰某派吾徒祭酒而不自知
其為螻蟻之轉戰蟻之鬪甚而當事之公卿大夫不曰
今日之繁賦何繇輕貪殘吏何繇去兵多而悍懦食用
窮感而冗漏何繇足疆場數千里地何繇恢復鹵頰未
何繇大創天下士大夫酒食聲伎裘馬僕妾阿堵田宅
諸風尚何繇正賢書銓選苞苴何繇衰息兵荒流民何

繇寬恤招聚立朝何繇守正不黨忘身忘家使朝廷敬
信臣子除猜察省刑獄不此之問而今日議正體明日
苛限字此又事之至迂極倒而可咲之甚者也雖然今
即有孔孟之道德伊旦之勲業而舍此至迂而無足齒
數之文章則雖周孔無以自見其德與功于天下夫士
干祿今世譬則巨鵠峻鶴不生于海濶天空之際而俯
巢于闌闔之叢篁飲啄于農桑之田圃其性氣不除者
時而抗首嘹唳視翅翔舉稍露其高寄不屑之態而其
不然者則亦安然而卑棲俛啄無以自別於稻粱之雞

明文海 卷之九
驚亦相與接翼於桑顛籬下已久矣曾子老樊籠間徒
以父讀書蚤喪生世胎而孤母七十老寡婦寒賤不可
無祿養不得不得不株守一經以附于古人為親而抱閔擊
柝之義而又自分其才無以與於古來左丘明屈原司
馬遷李白杜甫韓愈蘇軾閔漢卿王寔甫之間是以陸
沉溲溺中行年五十鬚髮白盡而未忍去徐子父祖為
大官無俟升斗為養以徐子之才而為古人之經史騷
賦詩詞歌曲投之所向而無不可顧俛而為科舉之文
吾讀徐子所為經義雖其引頸而鳴振翮而上氣決而
目遐可以無所不之顧時俯而視決起而盤旋趯然回
翔審矚若有志在千里無可如何之意嗟乎徐子何自
苦若是哉或曰徐子方將自致于三立間不得已而寄
於此者也

自叙四書論世 曾異撰

異撰胎而孤母二十一抱孤子在襁褓中則哺、教異
撰讀書憶六七歲時母篝燈于床展書于枕吾母手紡
口授異撰偃卧而讀之去今三十年所母老矣異撰多
病早衰年未四十鬚髮鬢然已似老翁而學未有成

也蓋異撰十歲而學為文諸父急小子逢年課異撰為不遠于時之文十六七歲而異撰私喜為縱橫排蕩之文十九歲始知讀古書始吾四歲焚廬火及寢毋亟去狗父柩僅以櫬免諸父書已火不可讀偶于外祖舊篋中得抄纂胡易傳禮記三書字墨而句丹之而時發為文章而又學為經術之文已庚戌房稿出讀丘毛伯王芾如先生藁其縱橫者業已先得我心而尤喜其清率靈快之文以為無應制肥酒大肉氣而尤喜為清真之文二十餘歲而授書傭食私念不可以吾法為教法時

時拈濟之應德及歸胡湯許諸先輩稿讀之初以課童子熟視而又所入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語于文而又學為定氣矜格認脉摹神之文已乃啻吸等分之其論事論人之文則為排蕩經術之文而其談理講學之文則為清真快逸與夫定氣矜格認脉摹神之文是以世之知異撰之文者見其論事論人之文與其談理講學之文則判然以為非一人之文已又和合之其談理講學之文猶之手論事論人之文而總之為論世之文私心以為言理而不適于世事則為腐妄不可用之理言

學而不于其人之世參之則其學亦為頭巾帖括餽目而互相呼拜之學且夫所謂論事者又非必以四書之言論四書之世也吾意有所感則以四書之言論今日之世吾讀學庸語孟而證以漢秦以後通鑑十七代諸史則又以漢秦唐宋之世而論夫唐虞三代與夫孔子孟子之世私謂不深觀乎漢唐宋明之世則其論唐虞三代孔子孟子之世不暢不確蓋異撰之為文艱難而屢遷如此昔人云孤者易傷貧者易感異撰負然不能言貧吾流寓七年無屋以借居一椽如掌秋蠶市肆間毋常諄謂異撰小子寧傭經負米無如古文章之士嚶嚶然以

其貧賤而踴於當世知己之貴人也嗟乎異撰不貧獨吾年時邁矣而所學如此蓋貧莫貧于是以自傷其孤而失學試出行世焉以求益于海內之細論吾文者當世其教之誨之異撰不敢不勉以庶幾于學之有成也

王有巢哀帖序 曾異撰

今世蓋汨汨相導為諛哉而文章為甚選文者諛人者也叙文者諛選人者也師之諛其弟子也門士之諛其先生也朋友之交錯而相諛也失此三諛者朋友以為

不可交先生以為不可教而門士亦始慕終棄望門却走謂不可宗王子貌木而舌訥其不能為諛蓋可望而知之而喜為選事王子其諛人也哉南山之東何罪王子則髡以為佞也王子不為佞也者則請自王子之知交與所畏愛者始王子先行意于知交與所畏愛夫然後可以號召側目之餘子雖然信斯言也害王子之選者必自王子知交與所畏愛者始王子之選事難矣哉且夫選人而以諛人王子不為也王子則不可不諛世夫時文者諛世之文也今世自黃口鄙儒則莫不附耳

抵掌而稱前輩王子而選以諛世亦必附耳抵掌而稱前輩夫先輩之文足以奔走號召乎今之鄙儒者以先輩之名輔之也今使掩鶴灘諸公之主名而號以今人之文則乳子腐生又吐棄之恐後矣且今之自命司世而挾其可以賤人可以貴人之权藉以過抑文士豪縱之氣者莫如南宮之牘能已見于前事矣夫事者南宮之後司命者未嘗不欲得錢王而收之也然使今之世而有真錢王者出未必不在擯落之中而適以痿人讀書之氣骨今其逐隊者無論試取十八人中選天下之

明倫彙編 卷一百九
精銳而先登者其卓然可垂者誰乎即一二知名士誤入彀中試捫心自問謂非鷄舌縮手舍所學以取世資不可也夫上以正体起衰為名而下以曲學阿世為實然則是救世云者亦上下相驅為諛也王子又不為無以則姑舍之而自諛王子而自諛則可夫王子身不為諛而欲使天下之人舍其自有之心目而諛吾王子又不能則曷正告乎觀是文者第掩其為文者之主名與王子之評閱先入之詆諛漢、然無所適于中蓋以文為覆而已則虛遊而射之不諛人不諛世不自諛不諛

王子夫然後知選者之不能為諛也蓋曾子則已望而知之矣

序龍虎吟 曾異撰

庚辰之春吾友陳子舍偕道掌氏選程墨弧文事也蓋有奮武之思焉曾子異撰時方北遊示諸同人有朝苦書生滿文兼武事行之句已貽書諸同社吾一船中左擁時執右載弓矢宮中夢下方勤生攘臂逐隊自附鷹揚龍卧間夫以時文為文非文也以弓馬為武又非武也文不成文武不成武持此出草廬謁帝名為應莘渭

之求須吉甫之選何異搏塵飯兒戲噫可咲已仲夏北
歸子舍又有龍虎吟之後蓋取諸顓頊氏之神劍謂其
騰上而指則所向克敵藏之舍中時々作龍虎吟也陳
子言之詳矣夫古之以說劍雄者莫過莊生其言有天
子之劍有諸侯之劍天子之劍某為鋒某為鏑某為脊
某為鐔某為夾諸侯之劍某鋒某鏑某脊某鐔某夾某
不能盡同而皆可以直無上而舉無前以此異于世
人之劍今天下內訌流寇北闕強胡所需者鄉相士大夫
之劍耳夫今當事者之劍以三歲鄉會試之闈牘房書

行卷為鋒以分門別彙摘句割股碎金雜錦之大小題
試牘為鏑以學堂訓詁之傳註講說為脊以坊刻纂輯
館釘之經子史秦漢六朝唐宋諸雜文綺語為鐔以歷
科沿習傳誦彙括二三場之論表策為夾而以誤國喪
邦學究鼻祖之王半山為鑄劍之歐冶以荒耄固陋夏
蟲正體螳臂起衰之主考眯目簿書糊心帖括以賢書
為市之房師為選劍之雷煥張華兼以吹毛洗垢因緣
報復舍大奸利索小瑕疵之磨勘者為之抵劍之土淬
劍之水以此內蕩寇而北抵胡噫吾哂其不如庶人之

劍尚可以割羊而刺豕也莊生曰庶人之劍如鬪雞絲
今之道無憂今之俗愚謂今卿相士大夫之劍如戰蟻
雖然一代之王制在是矣三百年間具文武經緯繫社
稷安危者有之未嘗借才異代也皆繇此道也以進選
而用之其亦天子之劍材也武茲選也夫亦其鉄中之
錚錚者淬而用之則恃有今天子之神武命曰龍虎吟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合中之吟夫亦思有求吾者而從
之為是選者其亦有所思也夫

叙旅誓

曾異撰

古之著書立言者皆選其才性之所近而選言以出自
選非選人也司馬遷為史記則選其人而編之人選其
事初未嘗選其文間有之文亦因其事以存垓下大風
之歌豈選詩之謂乎漢書踵之遂有事文兼收之意故
其帝紀之詔令多則列傳之奏議詳他如鄒枚王褒終
童之屬人以文存亦漸鏤衍損風氣東方朔客難楊雄
解嘲古今人旨口予謂可無載也使孟堅傳屈原必兼
載離騷不但懷沙一賦其傳管韓必取材大小匡孤拔
五蠹諸篇不但採仲之逸事非之說難夫賈誼之鵬賦

未必過于治安策也然而太史公之去取如此寧使後之讀賈生傳者謂遷之詳贍不如班而必欲孤行其屈賈合傳之意此其踴涼獨往絕不作選腴割炙俗想即此一念便可藏之名山之中明知後世之必有班掾不屑為之耳愚謂嬴秦而上之史記尚書左氏國策之約畧也武皇而前之漢書史記之補遺也史者選事之書而約畧主彙補遺主收乃二書位置之高卑亦具見于此豈非以選事與兼選文者異乎范曄後漢書始以文苑樹目因文而傳其人矣其他所記載之文章亦倍屢

前漢梁昭明別為文選則文徑離人以存識者謂濫觴于范曄而愚則謂芽蘗於孟堅唐文粹宋文鑑皆其苗裔也承流為西山氏之正宗乃至謝枋詩文章軌範其事至瑣尾猶得為里社學堂所不廢而所選者與選者其文與人皆相麗而行凡諸所搜輯少科舉之文也間有之矣然應制之體當時僅以為時文有意立言者無取焉董江都應制三策班史至詳載列傳太公尚以為無足存先已略去僅以經術附儒林間嘻使後之傳王唐諸公者而以吾代應舉諸大篇附贅其內無論謂有

識所姍笑即黃口小生又不謂引用失倫者乎故夫為文而至於帖括之經義此文章之至猥瑣者也選文者而至于帖括之經義此又選事之至猥瑣者也旅摺之有初選也希之兄弟俱未脫然于樊籠也二集之選希之或不待已而為之為賡之者是以不可以已乎嗟乎賡之四年宣城令扶父櫬歸至三山不能自前入城屬予貸十金以行歸而無田自食兄弟作若為瑣事希之賡之坐而選仲氏羽之賈而行以自比於梓匠輪輿坎坎河干之苦行仕宦而至此在吾輩為固然亦異于末流之志在田宅事圖溫飽者矣若其選事之佳固無俟予賞譽即稱賞之亦不過以為子長復生而為今世之文選今世為文之人要亦等于是古之磨鏡賃春無可奈何而自食其力之鄙事其獨行則可佳其事雖絕工亦僅與賃春而不粧磨鏡而不賃者無異斯以無足譽也矣

叙庚午程墨貞 曾異揆

吾平生不喜讀墨義每闌讀出勉閱三四省輒罷間強自卒業大都累牘中不能得二十餘首每閱訖輒有棄

日之恨嘗謂人昔日之程墨掩時義今日之時義敢于
侮程墨憶少時閱行卷房稿凡三年較士諸目一出坊
坊刻遂廢間有之亦不入選即入選亦終無以踰鎖院
之文而今之行稿社義與程墨爭道而馳無引避意甚
則人士故為擬墨公然建鼓而揭于天下至于主司程
式昔之偶然擬作者惟馮開之鄧文潔一二先生而日
來試錄一出無論能與不能凡紗帽加首輒復泚筆擬
程若以為不可已之事夫擬墨而無以十百千萬于墨
而僅與新貴之翹楚者無以異墨可無擬也擬程文而

無以頡頏于先正諸君子而僅與勦腐庸弱之程差有
以異程可無擬也且夫擬程墨于程墨敗壞之時雖勝
不武然亦有所狎而動而未信彼之遽有以勝之故夫
使今之擬程擬墨紛然而行于世者無論其勝與不勝
則今之為程墨者之過也若夫程墨之選其失有二其
一則淺學腐生以為是已信之貨雖糞穢瓦礫咀嚼而
拜跪之此如小兒育子聞辟人之聲見輿皂之來無論
堯桀舜跖則相與弭而屏息而俛首降下之也其一為
擯落諸生喜負不偶耽、幸夫闈牘之一有瑕釁則相

與摘伏發癥正告天下以洗洩其不售之憤恥而要其
闈中自為之文未必有以勝人使幸而售人亦將摘發
乎彼如彼之所云矣且夫闈牘之作者閱者則兩難之
矣今之隈庸者無論即真有雄才博學之士一入闈中
而上之晚限体之功令下之慮盲目之主司兩顧而又
有賤貧失路之感稍欲抵掌而談則瞿然囁嚅次且感
盛靡騁夫雖有奔塵追電之雄駿而伏櫪頽後失馳虞
前俛然若喑若蹙逡巡于四達之衢而佹得九方之一
眎夫相馬于驪黃牝牡之外此國工之所能也若夫箱

蹄絡口之中而欲以摸索神駿雖伯樂頽岌、于難之
吾觀于近代名雋雖其後懸書國門卓然可垂者而其
逢年之牘雖經改頭易面僅出行世當世尋聲之士亦
怵于其名諾、不敢出一語雖有識者平心而眎謂終
無以逮其平日之所為而碌、庸福之流天亦與之一
日之長以偷取終身之貴富此則造物之功而仁不欲
使科舉一途盡為文人才士之所據而主司亦無如之
何者也而論者苛責輒以為衡文者之罪亦以過矣且
夫世不盡可以服人之主司而其為都人士之標質者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百九
則恃夫選者之目夫主司之目可以考試人士而賤之
貴之選者之目又得以考試夫主司而是非之可否之
則吾社息發之續有是選也夫亦不待已也夫

序癸酉闈牘抄 曾異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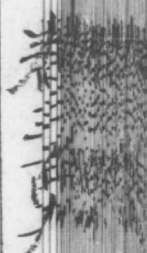
歲在癸酉天子近七年為政之期廷臣少當意者一切
以綜覈為治屬當舉人士於鄉先年嘗釐正文體有所
黜落連及有司主司意不在得士而先救過搖首閉目
受卷如立層冰恐文士之艱奧而失則詭也則依倣百
年前知行教養立柱之體而拔乎耳目聰明心思睿知

開股者以為正恐文士之踈散而失則蔓也則拘牽對
偶駢儷之體而拔乎一起居語而排比六者以為正諸如
此類其所為反正之技止此而亦可謂不遺餘力矣雖
然吾更有說于此夫文体奇衰固功令所禁也以賢書
為市非功令所許也則闈中之登賢書者一人作文者
又一人亦非功令所許也甚而登賢書者場中之人作
文者場外之文又非功令所許也以耳目所聞見豈遂
無其人乎不此之問而徒使人士薰眼束胸若繫縛其
手足無乃放飯而問齒決乎且即以文体言之如今日

明
之所謂正則必謂排蕩高深者不正而整齊淺儂者正也然則是六朝正而西京不正也其在唐則王楊盧駱諸人正而起衰八代之退之不正也且夫科場而正文體此其說始于歐陽子其所取以鵠人士者子固子瞻也今不能得曾蘓而徒取腐生菜傭以充數何以謝軋茁之劉幾乎且歐陽子之砥文風則其力自足以正之非有所顧畏于功令而然也今主司縮縮而晚功令猶人士之縮縮而晚主司蓋上下相毆勉強從事不得已而為苟免護官之計譬則孱子操舟無破浪迴瀾之力

而但收帆牽纜一篙沿岬是以子不正而正之以經、不正而正之以史漢唐宋諸大家史漢諸大家又不正而正之以淺弱之程文猥庸之墨義與夫首鼠多畏群主司之眼嘻亦可謂本之則無矣故夫有憂文体者而又憂乎當世之正文體者舉文士之售于主司者而更次第之夫上之取舍當則草莽可相安于不議闡牘之編次亦不失為上下相維無所諱忌之盛世然必其人力足以議之夫茲選也固亦議之有其本者矣

印



外也... 大...

... ...

... ...

... ...

... ...

... ...

... ...

... ...

|| 0 0 0 ||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characters, possibly '世' (Shi) and '可' (Ke).

